

武强年画传承人马习钦:

贴出春节好祝福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拨通非遗项目武强年画国家级传承人马习钦的电话,那头的他还在忙碌着。“有1万张年画的订单需要完成,怕是忙到除夕也不一定完工了!”爽朗的笑声中,不是负担,反是快乐。

制作年画,最忙的时节自然是年前。这样的情形,对于马习钦来说,曾经很是习以为常。上世纪70年代,他就在年画厂跟着师傅做年画,临近春节,忙碌是常态。武强县隶属衡水市,位居河北南部,但武强年画,当时最大的市场却在山西、内蒙古等地。

“那时的年画,既是传承下来的古老习俗,也有实用功能。比如窗户纸以旧换新后,贴上年画中的窗画,增加保暖,更增添喜气。”我国北方的农村,一般在腊月二十三打扫屋子后,家家户户便开始张贴年画,内容、形式非常多样。年画在喜迎春节的喜庆氛围中穿越历史,一路走来。马习钦说,“年画是春节期间的重要消费品,消费终端在农村,因此乡土味也非常浓厚。除了上面说到的窗画,还有灯笼画、炕围画、堂屋画、对联画、门神画、灶王爷画,以及许多民间信仰的内容,比如迎接灶王爷的、接过世的三代宗亲‘回家’过年的等等,固定时间张贴,固定时间也会烧掉,寓意‘送走’。”

据史书记载,产生于宋元时期的武强年画,到明清已颇具规模。武强县城南关形成全国最大的年画集散中心,周边数十个村庄的农民多以年画为副业,农忙务农,



农闲印画。但渐渐地,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年画没有了市场。一段时间内,哪怕是过年时节,连他生活的河北省衡水市下辖的武强县,村民们也鲜有购买年画的了。被称为“活化石”的武强年画,该怎么传承下去?马习钦曾经很是担心。

“幸运的是,经历了一些年的低谷,传统文化迎来了复兴的春天。”马习钦说,近几年,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创新形式和内容,武强年画的匠人们也积极开展创作和传承工作。“年画增加了装饰、教育、艺术欣赏、收藏等功能。比如今年春节的订单,有一部分是传统的吉祥

喜庆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仁义礼智信的新形式。还有,原本传统工艺中并没有的生肖年画也越来越火。”

说话间,他通过微信传来一张老虎的年画,画面上,一只大老虎和一只小老虎侧身相对、正面而立,老虎妈妈威风凛凛,小老虎萌萌可爱。马习钦说,正逢农历虎年,传统意义上,老虎又有镇宅辟邪的好寓意,因此,老虎为图案的年画,今年分外“火”。

身为国家级传承人,如何传承好这项老祖宗留下的技艺,马习钦思考着,也在践行着。平时,他在多所中小学担任校外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年画工艺。但毕竟武强年画工艺复杂,需要较强的美术天赋和功底,绘画、雕刻、印刷技能缺一不可。孩子们在现场的刻板上印刷勉强能学会,绘画和雕刻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好在,他还亲自带了几个徒弟,都已经学习了十几年的“老手”,也都是从爱好出发,勤勤恳恳,基本能做到以此养家。武强的年画博物馆中,经常可以看到马习钦和他的徒弟们,或默默创作,或为游客以及来研学的中小学生们现场讲解。

忙碌中,新的一年就到了。马习钦说,以往这时候,都会去各地参加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现场,红红火火的年画总是卖得不错,疫情之下,虽然少了活动,但传统文化的回归还是可见的。他期待着,手中赶制的这1万张年画,张张都能贴出武强年画的精彩魅力,贴出武强年画的艺术价值,也贴出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中华民族传统春节的恒久祝福。

年味,盛放在窗花里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侯雪昭的手似乎是不停的:每天只要吃过饭、干完家务活,她就会拿起自己的“老伙计”——剪刀,没有草稿,直接开剪。平平无奇的一张红纸,被她几个对折,左剪个半圆,右剪个三角,动作随心所欲又自然,外人显然看不出入门道,她却是成竹在胸。十来分钟后,展开那张“千疮百孔”的纸,竟是一只手捧葫芦、前来送福的小老虎。

春节还未到,侯雪昭的家里已添了100多只“小老虎”,它们或跳或跑或卧在窗花里,各个都不重样。若问侯雪昭脑海里咋有这么多样花,她只是朴实地憨憨一笑,“就是自己瞎琢磨,随手剪的。”

“瞎琢磨”看似是一句“凡尔赛”,实则离不开她60余年的累积。七八岁时,在外婆和妈妈的熏陶下,侯雪昭有模有样地拿起剪刀。“我外婆手非常巧,不仅能剪窗花,还能做荷包、做虎头枕。每年过春节,村里的乡亲们都会来找她。她剪大窗花,我剪小窗花,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在侯雪昭的记忆里,每年过年,村里都是一片红火。家家户户都会贴窗花,一来避邪,二来喜庆。

“过去,人们认为年是一种怪兽,很害怕红色。于是,红色的窗花安排上了。不知不觉间,剪纸也成了年味的一个象征。”侯雪昭说。安塞剪纸是流行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一种民间艺术,2006年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大凡喜庆的日子,安塞妇女都要剪窗花、贴窗花。在过去,临近年关,家家户户新糊的洁白窗户纸上贴满了红色的剪纸作品,线条粗犷明快,寓意单纯质朴,充满对平安吉祥的祈望之情。

“我当年嫁到马家沟村时,听说村里的李秀芳老师剪纸特别厉害。干完农活以后,我扛着锄头就去她家拜访。”走进李老师的窑洞,侯雪昭真是开了眼界,那些技艺高超又花样漂亮的剪纸作品令她称羡不已,她下定决心、拜师学艺。

安塞剪纸不仅造型美观,剪工精致,而且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侯雪昭越学越喜欢,技艺也逐年精湛。“没想到,我还因为剪纸走出村子、走出国门。”1994年,她随团到奥地利进行文化交流,现场一番窗花盲剪,惊呆了不少外国友人。“我的手速很快,一个歌舞节目结束,一幅剪纸作品就好了,一个节目一幅剪纸,有鸳鸯有蝴蝶,外国观众都很喜欢。”

从当年外婆的启蒙教育,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秀芳的悉心教导,如今,已成为延安市安塞剪纸非遗传承人的侯雪昭,也在努力将剪纸技艺传承下去。

“我办培训班、开讲座,现在在安塞的不少小学生都在学剪纸。剪纸这项技艺的传承,我真的一点不发愁。”侯雪昭说。她的儿女、孙辈们更是得到了很好的言传身教。侯雪昭家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家庭。她会剪纸,她的爱人会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安塞腰鼓,家中的5个儿女都是腰鼓教练,能跳也能剪。“一到过年,他们舞腰鼓,我的儿媳妇、孙辈们剪窗花,要多热闹有多热闹!”侯雪昭笑着说。



上口子高跷传承人张忠贤:

踩上高跷舞起来,过年才有味儿

本报实习生 李婷

年关将至,张忠贤家中热闹非凡。腊月22日,上口子高跷国家级传承人张忠贤照例自掏腰包,杀了三头年猪,请忠贤文化艺术团的全体演员提前吃了一顿团圆饭。忙碌中,他还不忘记叮嘱艺团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师傅教你们的,自己要多琢磨、多练习。一会吃完饭,一人拎十来斤肉回家好好过个年。”孩子们围在张忠贤身旁,异口同声地说:“知道了,谢谢师父!”

过年了,大家一展身手的时候到了。这顿团圆饭,也相当是一次总动员。这不——艺术团接到了山西长治的演出邀请,在疫情防控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正月初六,张忠贤会带团赴长治表演传统的上口子高跷,把辽南人民的热情与春节民俗文化传播过去。

高跷(又称“高跷秧歌”),在辽宁省盘锦市上口子村已传承300余年,上口子高跷秧歌在当地人尽皆知。自康熙十二年,兰小二在上口子拉起“兰家班”,上口子高跷秧歌应运而生。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辽南一带锣鼓喧天,盛况非凡。如今上口子高跷秧歌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庆丰收、祭祀外,春节期间为乡民表演更是高跷秧歌队的一项固定活动。

张忠贤是上口子高跷秧歌的第六代传承人。从第五代传承人仇振手中接过担子后,他殚精竭虑将快要散掉的班子重新聚了起来,后来,又成立上

口忠贤文化艺术团,让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再次有了核心团队。

这份责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我小时候过年没别的娱乐项目,就等着看村子里的高跷秧歌表演,他们一表演,我就围过去看,每年得热闹这么一回,才算是过年。”张忠贤回忆着。年年看,年年听,16岁起,他就跟着村里的老艺人杜文学习高跷秧歌技艺。此后,每逢过年,便坐着马车、皮卡外出表演,逐渐成了童年记忆里给大家带去热闹的那个人。

张忠贤说,高跷秧歌是“雅如俗出,俗中见雅”的艺术,结合评剧、杂技、舞蹈中的元素,以演员“扭”“浪”“逗”“相”的方式呈现出来,粗犷中不乏细腻,泼辣中尽显柔情,表演风格喜庆,富有辽南特色,具有极高的观赏性。也因此,历年春节走南闯北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这也给他带来很多幸福。有一年,伴着送行的鞭炮声,他们从盘锦一路向南到东莞,出发时大雪纷飞,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心里满是期待。

但这种幸福是沉甸甸的。笑着哭,是艺术团演员们大年三十的常态——为高跷秧歌的传承哭,为不能与家人团圆的遗憾哭。

张忠贤记忆里,在外过年最难的是

让大家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水饺。南方过年没有吃饺子的习俗。那次在东莞,上午表演完,他就琢磨给大伙过个有家味的年,结果走到天黑才找到一家年三十营业的饺子店,才算是赶上了。

“我都二十多年没在家过年了,总是年前出发,正月过完元宵才回。除夕晚上大家难免都想家,想亲人,但吃一碗家乡的饺子,舞一段高跷秧歌,心就离家近了。”张忠贤说。

近几年,因为疫情演出少了,以更多的方式推动上口子高跷秧歌的传承,是张忠贤最上心的事情。他不仅在戏曲、服饰、表演技巧上进行创新,推出了《飞龙》《向阳花》《大飞轮》等新节目,还未雨绸缪,作出“从娃娃抓起”的决定。张忠贤说:“我现在已经踩不动跷了,老艺人年纪也越来越大,只有从孩子抓起,高跷秧歌才不会断,才能长久地传承下去。”

现在忠贤文化艺术团一共有150余人,为了鼓励孩子们来学习高跷秧歌,张忠贤采用以老带新的师徒制方式,一对一免费辅导。寒暑假孩子们来学习高跷秧歌一天往往要训练10多个小时,高跷是实木的,长1.2至1.3米,磕着碰着很难避免。张忠贤看着心疼,自己上市场买了厚地毯,托儿子从市里寄厚褥垫。孩子们调皮,张忠贤就每天跟着看,坐在前面镇场子,临近中午才回家帮老伴给大家张罗午饭。

采访结束时,只听到锣鼓响,唢呐起,头场马鞭一挥,定调清

场,年的味道已经扑面而来,春节就在眼前了。



张良军 摄